

那年高考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也恰逢麦子成熟的季节，大地上麦浪滚滚，一片丰收景象，给人带来收获的喜悦，同时也牵动着千千万万考生和家长的神经，看着那些为高考忙碌的考生和家长，便想起了当年参加高考时，父亲陪我考试的情景。

高中时我独自在离家几十里的县城上高中，高考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里，我没日没夜看书，由于经常熬夜，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走起路来轻飘飘的。高考前几天，学校放假了，我回到家里，正值麦收大忙，为了排解自己的紧张情绪，我不顾父母劝阻，在地里割了一天麦。晚上，躺在麦场的麦秸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几多感慨，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父母的期望，十几年苦读的努力，都在此一举了。吃饭时，父亲吞吞吐吐地说，后天要去城里送我考试，我想都没想便一口回绝

了。眼下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况且城里情况我已经很熟悉了，即使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用不着去陪。父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也没有再坚持。

考试前一天，我来到学校，学校里学生已经不多了，同学们为了找一个好的住宿环境，有的住到亲戚家去了，有的住到宾馆、招待所了。还好，在考试期间，学校寝室照常开放，于是我就住在学校寝室里面。晚上，往日热热闹闹的寝室冷冷清清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反倒有点让人不适应，蚊子也多了起来，不禁有点失眠，头脑里不断浮现出各种场景，直到深夜才睡着。当我醒来时，已是艳阳高照了，校园里乱哄哄的到处是人，我的考点不在本校，离我们学校还有一段距离，我急忙起来，用凉水洗了一把脸，拿上考试用具便往考点赶，路上顺便吃了点东西。到了考点，考点大门还没有开，早到的考生和家长把

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看着那些家长脸上的焦急神情，我觉得自己反而少了一份累赘和牵挂，多了一分坦然和自信。考试开始了，我心无旁骛地做题，一直把这份自信保持到了最后。当我走出考点时，在校外的墙角边送考人群里，赫然看到我的父亲也站在那里，父亲看见我急忙走过来问：“考得咋样？”听到了我的回答才算放心地说：“那就这样。”

考试结束后，同学们都没有立刻回家，要在城里放松几天，我当天就回家了，路上我责怪父亲：“家里这么忙还到城里来。”父亲嗫嚅着说：“这两天在家，心神不宁的，也没法干活，想来想去还是来了，远远看着，心里也就踏实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年高考的时候，看到那些考生和陪考的家长，我便想起了高考时，父亲默默为我陪考的情景。

(太康县城关镇三中 赵庆亮)

瓶中捉鱼

小时候，喜欢在河里捉鱼。因为不会撒网，也没有耐心钓鱼，我们就找一个空玻璃罐头瓶，去掉铁盖，放进一段油条。然后在瓶口蒙上一层塑料薄膜并扎紧，在薄膜上抠个洞，用细绳拴住瓶子后丢入河里，绳子的另一端系在岸边的小树上，我们就到树荫下玩去了。等疯玩够了，从河里拽出瓶子，里面有少则几条多则十几条小鱼。

这个孩童时代捉鱼的方式非常简单，仅需一瓶一饵足矣，并没有什么精巧的机关，而且内外透明，洞口进出自如，但那些小鱼偏偏接二连三地往瓶里钻。其实原因也很简

单，瓶里的油条被河水浸泡后，周围浮出一片油花，等于喂窝子，吸引着鱼成群结队来到瓶子附近；透明的玻璃瓶又让鱼对瓶内一览无余，从而争先恐后地通过洞口往瓶里钻；在吃到油条后，又恋恋不舍不肯离去，想要把全部饵料吞下肚，结果成为我们的盘中餐。

媒体上报道过很多腐败分子的堕落轨迹，细看几乎大同小异。早年也曾为党和人民做出过贡献，有着辉煌的过去。但时间长了，放松了警惕，居功自傲，飞扬跋扈，自认为有功于人民，贪点占点没什么，不再激流勇

进，而被水流平缓的岸边释放出的油花所吸引，贪图安逸享受，被眼前的诱惑所迷惑，进而主动钻进别人设好的圈套。和“涉世不深”的小鱼相比，身为领导干部的贪官更可悲。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后果，也并非没有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的机会，却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最终身陷囹圄，自我毁灭，成了人民的罪人，可怜可叹。

孩童用诱饵俘获了鱼，居心叵测者用人性的弱点攫取了人心。鱼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悲剧的根源不在诱饵，而在贪婪。

(河南郸城一高 王雪涛)

麦收记忆

常言说：“焦麦炸豆，皇姑也要下绣楼。”看着成队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一溜烟地南下，建筑工人提前放假准备收麦，外出打工的人们千里迢迢急忙赶回家。我知道，又是一个麦收天悄然到来。

时间是河，感情是水，捞起来的就是记忆。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每到麦收季节，我就揉着蒙眬的睡眼，在微明的早晨，跟着父母走在乡间小路上。此时的田野里已有早起的人们在飞舞镰刀，母亲加快脚步，我却故意拖拖拉拉走到最后。当我走到村东的麦田时，母亲已经割了很多。弯下腰，挥起镰刀，苦难开始了。刚割一会儿还好，但时间稍微长一点，手臂变酸，腰部发痛。割几米就得直腰休息。当第一块小麦割完，在地头简单吃些早餐后，我们全家又匆匆赶往下一块地。随着日头升高，高温成了又一种“烤”验。被麦芒刺伤的手臂开始发痒。我拿着镰刀，站在陇上，不知苦难何时结束。

而此时，田野一片繁忙景象，割麦子的、拉麦子的、碾麦子的、扬麦子的，农民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同样的烈日，同样的麦收，对于他们好像是一种享受。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酸痛感充满全身。我幻想，有一天成为城里人，再也不受这苦。一心不可二用，正做美梦的我被镰刀划了个口子。鲜血流出，我大声叫疼，母亲第一个来到我身边，心痛地用她的唾液给我的伤口消毒，并让我到地头休息。我低着头来到地边，喝了一口血，疼痛渐渐消失，完全可以再去割麦，但想起那份痛苦，又坐下了。当最后一陇麦割完我才站起来。母亲走到我身边，用她那满是老茧的手，抚摸我的脸说：“峰，还疼不疼？”我羞愧地低下头说：“不疼了。”俯仰之间，我忽然发现母亲包头的毛巾不知何时缠在手上，几乎被鲜血浸透了。泪水滴落在母亲手上。她也感觉到，但只是



轻轻擦拭掉后说：“孩子，馒头好吃，割麦难，甜蜜要从苦中来，好好学习，希望你们将来不要再受这份罪。”

这就是我年少时的麦收记忆，虽然痛苦多于甜蜜，愧疚多于自豪，但我永不忘。正是那时的苦难，让我有了个健康的体魄，让我在困难面前丝毫不退缩，让我认识到母爱的伟大。

三十多年过去了，往日的镰刀、拉车、

杈子、木钎、筢子、牛拉石磙不见了，人们脸上的愁容、疲惫、泪水、痛苦消失了。每到收麦时节，布谷鸟那高亢的歌喉唱响天空，联合收割机布满田野，满载着麦粒的三轮车穿梭在路上，和着农家人的欢笑声，谱写了一首丰收的赞歌。但是，往日那一个个麦收的甜酸苦辣的故事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扶沟县财政局 高保峰)

小议“蚊子”



不知几时许，四害之首——蚊子，就和人类结下了世世代代的深仇大恨。于是乎，古代的蚊子叮人，现在的蚊子咬人。外国的蚊子喝人的血，中国的蚊子同样喝人的血。它们不单是喝人的血，而且还把自身携带的一种毒素注入人体，使人被叮咬后，轻则感到不舒服，重则使人染病，甚至死亡。中国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全民性地与蚊子开展长期斗争。“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得了疟疾病，去找卫生员”。这就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民间歌谣。可见小小的蚊子，当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多么大伤害。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播报了来自美国的一条蚊子叮人后致人死亡的消息。

蚊子，这么坏的家伙，真是令人深恶痛绝，恨不能一下把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可细想来，它们也许有很多值得人类学习和可取之处：一、冬眠，一到冬天，蚊子能不吃不喝，连续休息几个月，生命照样不息，身体依然健康无损。待来年天气回暖，照样疯狂战斗——咬人，人不能比也；二、它有一种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不信，它和它的伙伴正在津津有味地喝你的血，不小心被你一掌把它的伙伴击得粉身碎骨，然而它还照样大胆地咬你那珍贵、细嫩、雪白的皮肤，喝你那鲜红味美的血液；三、蚊子不怕脏，不怕累，不爱享受，整天无休止地战斗在肮脏的环境里，很少光顾整洁、干净的地方；四、不知多少万年来，蚊子前仆后继，子子孙孙，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不小看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与人类为敌；五、蚊子叮人，从来不分贵贱，无论达官贵人，还是百姓、乞丐一律一视同仁，欺软怕硬，欺下媚上，那可不就是蚊子的风格。

蚊子的祖先和人类的祖先，是否在动物界的始祖面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誓约？故，吾不得而知之焉。

(西华县聂堆镇 鲁才俊)

简单的爱情

一向身体很好的姨妈忽然病倒了，住进医院。我和妈妈去看她时，精神还很好。可是后来又病了一次，偏瘫。这次很厉害。妈妈去看她时，她已经不认识人了，就会“呵呵”笑个不停。姨夫在一旁劝她：“别笑了，笑傻了。”她还是自顾笑个不停，我看了心酸不已。姨妈年龄并不大，才60岁，就开始经受病魔折磨。

妈妈在一旁担心地询问着姨夫：“她这样了，你怎么办？”“能怎么办？顺着她就好了。有时她会清醒过来，安排我干这干那，我就顺着她。”姨夫的口气很平静。

顺着她。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这个憨厚的男人对自己妻子的爱。爱不是在你风华正茂时的甜言蜜语；不是那一捧火红的玫瑰；不是给你买时髦的服装，而是在你年老体衰，风华不再时顺着你。

(商水县民政局 张小云)